



##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一 次全体会议  
1995年10月5日,星期四,下午3时  
纽约

主席: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 (也门)  
嗣后: 卡马乔·奥米斯特先生(副主席) ..... (玻利维亚)

下午3时15分开会。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哈桑·哈桑诺夫先生阁下发言。

库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国外交部长要求我代读他的发言。

“主席先生, 我十分高兴地祝贺你当选大会历史性第五十届会议主席的重要职务。我深信, 在你干练的领导下, 大会将在联合国的史册上又写下重要的一页。我还愿向你尊敬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致谢, 他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宝贵贡献。

“我愿特别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 他为加强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在联合国存在的第五十周年在此聚会, 我们认识到本组织在今天的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的巨大重要性。所有进步的人民欢迎冷战的结束, 正确地

认为这将导致核对抗的缓和以及世界政治气氛的改善。然而, 极权制度的解体带来血腥的军事冲突和热点在全世界的出现。

“世界十分震惊地目睹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持续的军事对抗和紧张局势。

“七年来我们看到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公然侵略。20%的阿塞拜疆领土被亚美尼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占领。超过一百万阿塞拜疆人被强行赶出家园。严重的紧张局势温床在该区域形成并且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四项有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的决议, 要求侵略者立即和全部地从被占领土撤出。但是, 亚美尼亚共和国完全没有遵守决议, 并且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实际上拒绝遵守其主要机构的决定。

“自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布达佩斯通过任命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明斯克会议联合主席的决定以来一年几乎已经过去, 该会议的目的是确保签署一项主要政治协定(实现该协定将会消除冲突的所有后果)。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亚美尼亚共和国正在推行一项提出明显无法接受的条件和企图把政治地位强加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格尔斯-卡拉巴赫地区的条款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面对以可能破坏该区域内维持和平行动来进行恐吓的企图。指责被侵略者不愿就解放其被占领土的问题妥协至少是不道德的。

“阿塞拜疆本身继续表示愿意与调停人建设性地合作,以便实现和平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

“我们已一再表示支持欧安组织维护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边界和整个区域内和平的多国维持和平行动。

“目前正在就该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和要素进行讨论。由于本区域的维持和平行动将是欧安组织进行的第一项维持和平行动,阿塞拜疆已同意联合国为此向行动提供技术性专家咨询援助。

“阿塞拜疆也同意这样一种一般性理解,即应该把维持和平行动视为具有临时性质,并应利用维持和平行动促进有助于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气氛。但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解决问题是最终目标。在执行任何维持和平行动时,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维持和平行动必须以征得有关各方同意制订的适当任务为基础,而且它们还必须具有公正、客观和中立性质。阿塞拜疆同意现行和公认的国际惯例,即任何国家参加特定维持和平行动的军事特遣队不应超过部队总数的30%。介入维持和平行动的国际机构还必须向各国提供所有必要情报,并使世界舆论随时了解该行动的进展情况。

“要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就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不解放亚美尼亚占领的所有阿塞拜疆领土,就根本谈不上这场冲突的任何全面解决。根据惯例恢复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并让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返回家园,是使阿塞拜疆境内亚美尼亚少数民族人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唯一基础。

“在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方面,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原则,亚美尼亚共和国正在蔑视这项原则。世界在各国人民自决权原则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之间还没有找到一种可行的平衡。但尽管如此,《宪章》所载的自决权并不是旨在为蔑视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提供借口。

“阿塞拜疆共和国作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已承诺在其同其他国家关系中遵守各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但是,亚美尼亚共和国却一直在企图利用各国人民自决权原则为借口,使其领土要求合法化并加以巩固,以及为其侵略阿塞拜疆和占领阿塞拜疆领土辩护。的确,亚美尼亚境内的各种扩张主义分子多年来一直在执行这种政策。在苏联仍然存在的1988年,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曾驱逐其阿塞拜疆人口——即作为少数民族的大约20万人。在作出这项不人道的决定后,亚美尼亚议会又违背国际法的所有准则和原则,立即核可了对阿塞拜疆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区域的吞并——换言之,它决定吞并一个邻国的部分领土。

“随后,在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下,5万人被驱逐出这个总人口为17万人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另外,亚美尼亚武装部队被用来巩固对阿塞拜疆Lachin和 Shusha 地区的吞并,亚美尼亚共和国通过这种吞并保持同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直接联系。通过这条被讽刺地称为人道主义走廊的通道,各种武器,弹药和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亚美尼亚共和国流入。大约20%的阿塞拜疆领土现在都被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占领。在这种武装扩张的同时出现了对被占阿塞拜疆领土的全面“种族清洗”和焦土政策。

“国际社会必须谴责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的行动,并要求亚美尼亚军队完全和无条件撤出被占领土,并让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返回其家园。这显然是我们正在目睹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各项规定的一个情况,《宪章》要求所有会员国:

‘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和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绝不能让世界舆论对亚美尼亚行动的真正动机产生错觉,亚美尼亚正在用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崇高原则掩盖其对阿塞拜疆的侵略。

“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侵略给全体阿塞拜疆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和悲痛,他们因亚美尼亚军队的军事行动和占领而被迫离开其家园,抛弃其财产并为了避免落入占领者手中而逃亡,阿塞拜疆政府以被迫把许多学校,住所,疗养院和休养所都改成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的栖身之地。在阿塞拜疆境内,人们被迫在帐篷营地中避难。国家的正常生活几乎已遭完全破坏。

“我们感谢向阿塞拜疆提供积极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以及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也在这种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关于向高加索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机构间联合呼吁所提出的1995-1996年人道主义方案的各项活动包括在粮食、非食品、住所、教育和保健部门的各种救济项目。但是,正如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到1995年7月31日,谨收到对阿塞拜疆人道主义活动认捐经费的37%,即1 200万美元。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其他项目处理了建立能力和从紧急援助向发展过渡的问题。

“阿塞拜疆一贯非常重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同联合国系统多方面的合作。继苏联解体后,我国面临在自由市场基础上根本调整阿塞拜疆经济的任务。不能指望任何国家在没有国际组织积极合作情况下单方面从事这种根本性调整。阿塞拜疆也不例外。迄今为止,我们可以以某种满意的心情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仍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我们已经在稳定我国货币马纳特汇率方面取得很大成功。阿塞拜疆政府还得到大笔贷款的核可,以援助若干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钻探及运输石油。

“虽然阿塞拜疆和联合国系统的大部分接触都是成功的,但我们必须提及目前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能够解决反映阿塞拜疆真正支付能力的我国联合国经常预算适当分摊比额问题。

“在阿塞拜疆短暂独立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阿塞拜疆共和国已开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社会。我们将继续走这条道路。但是,毫无疑问,从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向另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过渡需要一些时间和非常认真严谨的工作。”

“我们需要在共和国生活的很多方面进行根本改革,并相应地改进我国人民的思考方式。在长期停滞后,我国人民实现了公民自由;现在,他们必须了解这种自由。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活动领域之一。阿塞拜疆的政治生活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进展。政治多元化原则、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得到保障。人权得到有效的保护。已开始实行多党制度。我们坚持根据法律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阿塞拜疆公民,无论其性别或民族、宗教、宗族或语言从属关系,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阿塞拜疆的最高立法机构Milli Majlis通过了一项新的选举法,这是发展我国民主社会方面的一个里程碑。这项法律进一步证明阿塞拜疆正在建立一个民主的文明社会。定于今年11月12日在阿塞拜疆举行议会选举;这证实了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加强独立和主权的政策。很多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以及其它组织已经同意担任这些选举的观察员。我借此机会请联合国会员国为阿塞拜疆的选举派遣观察员。

“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我们在政治方面进行的,为实现民主社会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改革使我们能够为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先决条件,这方面的改革正在我国获得成功,并为早日过渡到市场关系打下基础。共和国的宏观经济指数已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共和国正在尽一切所能鼓励自由企业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地努力执行一项私有化方案。几年前,通货膨胀每个月达到30%至50%,但现在已降低到接近于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外国企业增加它们在阿塞拜疆经济中的投资。我们已经为外国公司的盈利性活动创造了一切适当条件。国际财团正在加快其经济活动;除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外,这些包括主要的跨国公司。这些活动旨在联合勘探和开发里海的阿塞拜疆部分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

“联合国的五十年历史表明,如果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保卫和平和实现各国人民的繁荣,他们就能取得很大成就。我们知道,联合国的成立是由于各国希望预防另一次世界战争,今天这仍是人类面前的主要任务。因为战争使各国人民通过努力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接下来请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部长费尔南多·纳兰霍·比利亚洛沃斯先生阁下发言。

纳兰霍·比利亚洛沃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哥斯达黎加代表团荣幸地祝贺你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历史性本届会议上当选为大会主席。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历史和文化上与拉丁美洲有如此密切联系的葡萄牙的杰出儿子当选担任这个崇高职务。在你履行重要职责时,我们将与你进行充分合作。

我们愿代表哥斯达黎加政府和人民感谢会员国选举我国为大会副主席之一。这一当选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我还与前面的几个发言者一道,感谢科特蒂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在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出色地履行了他的大会主席职责。

哥斯达黎加愿赞赏秘书长和秘书处其他官员为实现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工作。秘书长在为子孙后代争取一个更安全、公平、和平和人道的世界方面所做的忠实努力将是一项重大遗产,这也包括他在改造本组织,使其现代化,并使它进入未来方面表现出的决心。

五十年前,共和国前总统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胡里奥·阿科斯塔先生说,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联合国宪章》这项过去一千年中人类最重要的文件。阿科斯塔先生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了当时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至少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一点确实如此,尽管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很多冲突。《联合国宪章》为人类确定了新方向,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日益加强的道德法规。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的哥斯达黎加根据其长期的民主制度和对人权的尊重,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的事

业。在旧金山会议举行前很多年,使本组织具体化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就是哥斯达黎加生活的组成部分。随着在1948年废除武装部队,我国恢复了对法律的信心,并再次产生以下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由理智,而不是力量来决定。通过何塞·菲格雷斯总统的这项决定,哥斯达黎加对世界表明了态度,宣布了和平。出于同样的思想,哥斯达黎加促进了联合国的很多支持和平与人权的行动,包括建立和平大学,宣布国际年以及设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为了实现人类对持久和平的梦想。

本着以行动纪念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的精神,哥斯达黎加建议于今年10月24日开始纪念世界和平周。这项由很多国家发起并由大会在1995年7月12日通过的倡议将在至少一周的时间内使世界各地的枪炮声平息,以便在将来使持久和平能够战胜破坏性战争。哥斯达黎加希望,在和平周期间,所有会员国将开展支持和平活动,并思考人类学会在“和谐”这个标记下生活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认识到,在以理想的规模实现世界和平周各项目方面存在着实际困难。

然而,我们认为本星期能够采取的推动国家之间的对话、共存与和谐的任何行动,都将是对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和建设未来的宝贵贡献。即使是一个人——一名儿童、一位妇女或男人——由于这一主动行动而被挽救,这种努力都将是值得的。

没有一个冲突是不能解决的。所有土地对于和解来说都是肥沃的。在南非撒下多少眼泪!在中东流了多少鲜血!然而,敌意渐渐消失,和谐开始兴旺。多文化民主正赋予南非历史一个新的和平方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签订了有关西岸的协定,继续表明和平永远是可能的。只要有和平的意愿,就会取得和平。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必须继续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具有公平代表性的论坛,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排除在本组织会员国之外。

多年以来,世界通过实施控制预防了战争的普遍爆发。今天,尽管东西对抗已经消失、预防性外交取得进展,仍然存在着世界冲突的潜伏种子。这一危机集中在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的非人的状况之中,显然,也在环境的大规模恶化之中。

急需解决愚蠢的冲突,例如前南斯拉夫的冲突,并制止困扰世界如此多地区的暴力。但是,这种需要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一事实,即真正的和平涉及一系列因素,其意义并非仅仅没有战争而已。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最近所说,他今天在本大会厅向世界发出一个美好的希望和友好的信息,

“……和平并非仅仅限于没有炮火而已,它需要公正与自由的浇灌,需要一种精神气氛,充满诸如神感、审美观、热爱真理、选择团结、以及爱护能力与原谅的勇气等一些基本因素。”

本组织五十周年是一个反省的时刻,但是我们还应该利用这个时刻来思考对我们时代的挑战:取得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中美洲坚定地承诺,全面实现和平进程及民主化,在需要和平与民主的地区作出区域一级的努力,建立和平与民主;在和平与民主已经存在的地方,加强和平与民主。这一旅程今天在危地马拉对话取得令人鼓舞的进程中达到顶点。哥斯达黎加对努力寻找永久和平解决这个兄弟国家的问题表示乐观,我们充分支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为此目的而展开的谈判进程。

中美洲人民多年来成功地倡导这一和平与民主化进展,今天他们仍然承诺联合一致,在本区域创立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将大多数人的自由和福祉与尊重自然环境相结合。中美洲人民对本区域和国际社会的这一承诺正通过各种行动和发展项目得到履行。我们希望整个国际社会将理解并赞赏中美洲的努力,并向一些友好国家已经做到的那样对其予以支持。

尊重人权作为巩固和平、建立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再只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法律和道德义务;它已经成为所有社会和谐生活的必要前提。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权利仍被忽视或侵犯的情况大量存在,使有关国际机构的任务加倍重要。侵犯人权是违法的,但无所事事、以尊重主权为借口也是不对的,这只是假尊重,与侵犯人权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哥斯达黎加作为人权问题《国际盟约》缔约国和美洲人权法院总部所在地,对它而言,联合国更加积极、更为有力地发挥作用,保护基本人权并要求其会员国更加严格地履行其这一领域的义务至关重要。为此,保护实体、尤其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应该得到更多的资源。我们还必须加强措施,制裁那些无视这些机构的建议、或阻止这些机构履行其义务的国家。

我们还担心,克服恐怖平衡并未使军备竞赛结束,这是我们所忧虑的事项。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历史的此时此刻,仍有一些国家会如此轻率地进行核试验,破坏环境、威胁邻国。这公然违反了标志着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谈判结束的承诺,对有关拟定全面核禁试条约的任务具有消极影响。哥斯达黎加从未拥有也不想拥有核武器或化学武器,我们强烈敦促参加国迅速结束这一条约的谈判,并确保其尽速生效。

然而,核屠杀的危险不应使我们不关心常规武器所引起的问题,常规武器的贩运给第三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并使一系列非常有害的冲突得以持续。许多不发达国家政府不断将资源浪费在军备上,而其本国人民却极为需要这些资源,以满足其基本需要。工业化世界的民主国家不断提供这些武器,这种生意在短期基础上无疑比提供发展合作更加有利可图。

1994年,二十五个国家依据罗马尼亚政府的一项倡议,通过一项自愿的、全球性的、非歧视性的国际武器转让行为准则。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立即恢复此一题目的讨论,并采取实际行动使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行之有效。

削减军费直接影响着对增进发展与福利的预算分配。哥斯达黎加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过教训,我们自此以来却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的决定感到遗憾。然而,我们还认为,向削减军费的国家提供特别待遇,例如提供发展合作,并为和平目的进行技术转让,即是一项巨大鼓励措施。哥斯达黎加前总统、198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斯卡·阿里亚斯就曾如此建议。

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比五十年前更美好的世界,国际社会有责任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推动变革。

近年来,国际贸易计划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组合。人们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且区域自由贸易计划也大量增加。然而,这并不能打消人们对工业化国家日益发展的保护主义倾向的担心。不发达国家中正在实行一些进行调整并开放其贸易的方案,富有的国家却在贸易上施加沉重的限制。我国代表团认为,将于1996年在南非召开的第九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必须成为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基本论坛。

自贸发会议于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77个第三世界国家共同要求获得更公平的世界贸易条件。为建立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战斗今天已成为一个优先事项,因为尽管不久前划分世界的军事政治集团现在已经消失,但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差距却在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几天前哥斯达黎加被任命为“77国集团和中国”的主席一事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个巨大荣誉,也因此承担了重要责任。哥斯达黎加深深感谢它在履行这一意义重大的职务时所受到的支持,并希望通过行使这一职责,我们能为使77国集团适应新现实发挥建设性作用。

几年来,人们建议有必要重新设计联合国以便给予它一个与不同世界局势保持一致的新面孔。哥斯达黎加已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这一领域的倡议,包括德国和日本应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我们应保证在该机构中所有区域都有永久代表权的建议。今天在庆祝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愿再次重申哥斯达黎加坚决致力于联合国的革新。人们迫切需要延着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中所指出的方针路线采取步骤,且重要的是国际系统应按照大会的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授权行事。为在里约、哥本哈根和北京举行的会议上所作承诺提供后续,并实施这些承诺也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我们已在庆祝联合国存在五十周年,但它仍是年轻的。它依然年轻的原因在于它的精神仍在被慷慨地灌入理想主义和对人类的信心。本组织依然年轻是因为它仍认为人类有更大的能力去说服而不是诉诸武力、去爱而不是去恨、去建设而不是去摧毁、去生育而不是去杀害。

让我们保持本组织这一年轻的气质。1995年和1945年一样,尽管有失望、有痛苦的日子和年份,但联合国仍

代表了这样一种希望,即我们的子女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联合国是人们将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最重要的证明,因为许多年前当时任外交部长后任哥斯达黎加总统的丹尼尔·奥杜伯在本大会堂所说的话,现在仍具哲理。他说,联合国已表明它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痛苦的实体,这些痛苦是对生存和履行我们职责的满足交替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引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今天早晨在本大会堂所使用的开启人心言辞,

“对付那在二十世纪结束时期,使人类生存暗淡无光的恐惧的良策,是大家共同努力,建设爱的文明。这个文明以和平、关怀、正义和自由的普遍价值为基础。”(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第20次会议,正式记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先生阁下发言。

萨哈夫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在我发言的开始,我愿高兴地对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表示诚挚的祝贺。我相信你高超的能力和广博的经验将有效地帮助本届历史性会议的工作取得成功。

本届会议恰逢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毫无疑问,如此重要的一个场合要求人们检查一下联合国所走的路程,以便从最好的具体实例中吸取教训。这些实例将使国际社会能够走向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和平与稳定将在正义、所有人民利益均衡以及真正的不受自私与霸权影响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盛行,将能够敞开大门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这些问题继续给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造成痛苦。

国际社会的成员欢迎冷战的结束。他们认为这是新时代到来的预兆。然而,许多会员国的众多代表指出了国际关系中不平衡的危险。他们警告说,一个超级大国的优势地位将使国际生活受制于该大国,并因此导致它将其观点、利益和政策强加给世界其他各国。纠正国际局势中的这一不平衡的努力中需要高度重视维护国家间的平等、

根据完全平衡的公式重组联合国,并以一种新的方式赋予其机构工作新的活力。该方式将确保责任的平衡和真正参与到履行责任中去,并避免一国或某些国家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及其机构实行霸权。尽管这些目标现在仍未实现,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并努力理解这些目标所涉的问题将继续是我们应最为优先考虑的迫切需要。

副主席卡马乔·奥米斯特先生(玻利维亚)主持会议。

我们认为,把一种单极的观点强加于联合国工作完全不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这样做只能导致更大的担忧,使国际关系恶化。

这一信念来自伊拉克过去五年中的实际经历。这一经历与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所谓海湾危机的决议,特别是执行第687(1991)号决议相关。

这项决议把一些义务强加在伊拉克身上,作为全面解决的一个基础。这项决议通过几天后,伊拉克通知安全理事会,伊拉克准备执行决议的规定,尽管决议施加苛刻的要求。从那一天起,伊拉克认真执行这项决议,以便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使局势正常化。事实上,已经采取许多步骤执行这项决议。我国人民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对已经实现的工作作一个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以取消对伊拉克已经实行了五年多的禁运。

让我十分简要地回顾一下伊拉克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所规定的义务方面采取的步骤。

1994年11月10日,伊拉克正式承认科威特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标定的国际边界。这是执行第687(1991)号和第833(1993)号决议。

伊拉克还同联合国代表合作,根据通过联合国协调专员提供的清单,归还科威特财产。在这方面,伊拉克申明,一发现任何财产,只要证明属于科威特,伊拉克一定归还。

关于战俘和失踪人员,伊拉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86(1991)号和第687(1991)号决议,已经释放了在伊拉克的所有战俘和被拘留者,并且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把

他们遣返回国。关于调查失踪人员的下落问题,我们正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的,由三方委员会及其战争中失踪军事人员和平民及死者遗体技术问题小组委员会开展的联合工作架构内充分合作。自从1994年中我们找到处理这一人道主义问题的有效技术性工作的适当方式以来,我们一直努力在上述架构内,根据现有的情报,答复递交我们的个别查询案例中提出的问题。而且,伊拉克一直愿意接受各国家和人士提出的一切倡议,以根据《日内瓦公约》,尽快找到解决这一人道主义问题的办法。

关于赔偿问题,伊拉克根据国际法,按第687(1991)号决议所述,接受有责任赔偿因科威特境内所发生的事件而造成的直接损失的原则。

伊拉克还同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伊科观察团)合作执行其任务,并向伊科观察团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使他能够完成任务。

伊拉克已肯定遵守《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式的日内瓦议定书》,并且已递交批准《1972年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文书,执行了第687(1991)号决议的第7段。

关于伊拉克执行第687(1991)号决议(C)节,即有关被禁止武器的规定的情况,我国同特别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关系,在1993年年中,在积极和建设性合作方面有了转折,以便最后落实这一节的规定。

1993年11月26日,我国就遵守关于武器方面监测工作的第715(1991)号决议,作出了正式答复。

在同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协作的过程中,我们毫不犹豫地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为工作提供便利,不论是提供情报、现有的文件、同过去的方案有关的细节、销毁被禁止的武器、还是设立有效的监测系统。正如特别委员会1995年6月19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承认的,我国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已经为完成希望完成的工作采取步骤。

这些事实已在伊拉克同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的关系中确定无疑。众所周知的方面因为它们自己同第687

(1991)号决议的目标毫无关系的特别目的而展开的反对伊拉克的运动,不可能歪曲这些事实的实质性。

尽管有各种宣传,但伊拉克已经不再有任何被禁止的武器、设备、设施或材料,而这正是第687(1991)号决议的实质。我们重申决心继续同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合作,根据有关决议结束武器问题一案,争取取消对伊拉克的禁运。

我要再次表示我们非常遗憾,有人不怀好意地推测夸张,使伊拉克过去的武器方案让人看来有一个可怕的形象,蓄意歪曲这些方案是过去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存在的事实。用这牵强附会的方式制造忧虑,绝不是客观的作法。这种态度是出于政治目的,它们同关心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和第687(1991)号决议的规定相去甚远。

伊拉克甚至在继续遭受安全理事会有史以来实行的最广泛的全面禁运所造成痛苦的情况下,采取了所有这些步骤。除粮食和药品外,禁运包括一切物品以及生活的每个方面。然而,冻结伊拉克存在外国银行的资产使伊拉克无法将其中任何资产用来购买所需的药品和粮食,从而使涉及粮食和药品的例外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第661(1990)号决议所设立的安全理事会负责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委员会的工作中采取的实际作法使伊拉克局势更加严重。在委员会工作中,官僚主义现象极其严重,它采用的是一致同意规则。这使某些国家能够轻易地反对,从而拒绝伊拉克为民用人道主义需要而提出的许多出口要求,从铅笔和教材到汽车轮胎和其他简单的民用物品。所有这些事项都在第66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备案。

蓄意延长对伊拉克的禁运与伊拉克履行其义务的情况没有联系。这是一个图谋给伊拉克造成严重破坏并蓄意摧毁它的基础设施和发展能力的有系统的计划。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伊拉克活动的联合国机构和从事救济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告诫人们提防由于缺乏粮食和药品可能引起局势恶化。这威胁到数百万伊拉克人,包括成千上万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生命。在这方面,我要提到世界粮食计划署26日发出的最近一次警告。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和他的《和平纲领补编》清楚地提到了制裁问题。为此我们要提请会员国注

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非常严酷,并具有复杂的官僚现象,值得怀疑和监督,以做到客观。我们不肯肯定大会的所有代表是否知道安全理事会每60天审查一次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制度。到目前为止已进行了27次审查,而制裁没有任何减轻。自1991年4月3日以来情况一直没有变化,似乎什么进展都没有。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禁运的悲惨后果不仅限于伊拉克的粮食和保健方面。农业、教育和环境部门也遭受了严重破坏,这是由于缺乏这些部门的工作所需的物资和基本必需品,甚至达不到满足平民基本需要的最起码水平。

这一极其困难局面的加剧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履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为我们规定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众所周知,在要求我们履行义务,在我们正是为了这一点而不断努力时,我们没有因而得到任何客观和公平的对待,没有根据伊拉克在执行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相应地减轻制裁,也没有给我们带来鼓励和希望,使我们相信最终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实现局势的正常化。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一开始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受到许多威胁;有人对我们的意图提出质疑;我们两次遭受武装侵略。在目标方面有很大欺骗。曾考虑公平对待我们的任何方面都受到压力,即使这种公平态度不是对伊拉克的一种姿态而是一种维护《宪章》体系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信誉的手段。我们被指控只是时断时续和有选择地合作,没有和平意愿和信誉,某些方面提出指控就象是一种慢性病态。他们在提出这些指控的同时还继续实行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造成它的不稳定;破坏它的安全、稳定和伊拉克人民的自由及国家主权;并企图改变它的政治制度。

有一个超级大国向我国强加了两个禁飞区,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许可。这个超级大国还采用了各种施加威力和欺骗的手段,以便使对伊拉克的禁运所造成的恶劣状况长期继续下去,而与此同时它非常公开地图谋颠覆我国的政权。它的官员毫不犹豫地声明这就是他的意图。在发生所有这些情况时,我们却被要求证明我们的和平意图和信誉。



在我所提到的对伊拉克的攻击中起带头作用的大国正是美利坚合众国,这已不是秘密。明摆着的所有事实清楚地说明,应该要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证明它的信誉,表明它的意图是和平的,并停止它继续采取的挑衅、侵略和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的行动,停止以虚假的威胁为借口在海湾区域挑起紧张状况。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指出,美国政府提出的伊拉克在它同特别委员会的关系中没有信誉的指控纯属捏造,正是美国在与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打交道时没有信誉。尽管伊拉克执行了主要由美国起草的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美国仍声明它执意不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那么其立场的信誉何在?美国政府凭借伊拉克图谋攻击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虚假借口,将其海军和陆军部队集结到海湾和地中海地区,那么其立场的信誉又何在?

我不想在大会中与美国代表争辩。但我认为我有责任就美国对信誉的指控提出需要认真思考的原则要点。在此之前,我要先提一个问题:如果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必须以信誉为基础,那么在重复这些指控的国家却把自己置于安全理事会和《宪章》之上并赋予自己根据自私利益解释和任意作出结论的权利时,又怎能接受对伊拉克信誉的指控呢?这些自私利益本身远远脱离各项决议规定中的任何基础。

谈到信誉,安全理事会、尤其是美国对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第14段的努力又在哪里?该决议旨在宣布中东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该目标是根据平衡与公正地考虑在该区域实现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本基础,从信誉角度而言具有高度重要性,因为众所周知以色列拥有这些武器。为什么美国对第14段完全默不作声,而为什么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执行?这个问题上的明显双重标准与信誉有关吗?

想象能够在针对伊拉克的这种环境、在国际上制造的气氛、以及敌对政策的范围内正常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阐明的义务,是客观公正的吗?

伊拉克充分意识到,掩盖任何有关过去武器计划的情况不符合其利益,我们的利益在于争取尽快取消对我国的制裁。实际上,伊拉克的行动完全符合这一目标。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不要根据对伊拉克的不公正指控而仓促下结论,因为正确的立场是等待特别委员会工作的结果,该委员会负责评价伊拉克对安理会有关被禁止武器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非某个国家单方面政策的怪异想法和目标来正确地、合法地执行安理会的决议,而该国的政策则基于赤裸裸的强权、机会主义、双重标准和推行霸权的逻辑。

我们相信存在一种集体责任来坚定采取共同努力,以确保对《宪章》规定的正确应用。这方面的第一步则要求我们考虑《宪章》规定的制裁制度的概念。制裁制度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还是目的本身?什么是上述制度的性质?它是惩罚性的,或者仅仅是在无视会员国各自政策情况下为实现《宪章》的目标而设想的一种手段?

众所周知,《宪章》规定的制裁制度不过是实现某种结果的手段,这些结果最终符合《宪章》第一条和第二条阐述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实现,而一旦达到目的则应停止采取这些手段。

安全理事会实行制裁的权限是一个特殊的工具,只在确认各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实际失败情况下使用。这一工具不应成为一个在牺牲各会员国共同利益情况下实现超级大国或一些小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

现在似乎很明显,根据《宪章》条款的实际基础以人所共知的方式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和禁运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大国单方面政策的延伸,该国把制裁本身变为一种目的以及实现其在该区域的罪恶手段。

实际上,对伊拉克实行制裁的根据已不存在,所以应当取消制裁。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国家正阻碍这一进程。

我们要向美国指出:解决办法在于对话,它为在平衡与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种利益提供了一个机制。霸权和引发危机的政策只会失败,因为它是不合法的,而且国际社会对此反对。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我们看到美国

政治家不幸对该区域的事实及其各国人民的需求与愿望一无所知,这些国家的人民渴望生活于稳定、和平及同各自和整个世界之间的有效合作之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该区域存在的紧张局势和内部冲突,以及各国人民由于目前目光短浅的政策而感受到的痛苦,这使人们想起旧帝国主义大国的政策,在这个时候,伊拉克愿在这个讲坛上呼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该区域各国间建立对话、理解和良好睦邻关系。

伊拉克是一古老国家,悠久历史延绵七千年。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伊拉克人民将继续主掌自己的事务,独立地作出选择,他们有能力战胜危机。

我们希望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尽一切努力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通常法律含义而不是根据这一国或那一国的政治利益随心所欲地解释和运用这些决议的规定。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立场的行动都将导致丧失信誉,完全破坏确定国际义务的善意原则。

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实现维持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共同目标。联合国的《宪章》条款的文字和精神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上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建立在赤裸裸的权力和《宪章》概念之外的单方面行动之上和旨在实现个体目标的政策必定违背联合国的存在理由和《宪章》的文字与精神。这种政策只能导致削弱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在我们即将庆祝联合国存在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再次承诺履行《宪章》赋予我们的任务。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拉脱维亚外交部长瓦尔迪斯·比尔卡福斯先生阁下,现在我请他发言。

比尔卡福斯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我预祝会议对我们大家都是富有成果的。

我还要感谢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的出色领导,并恰如其分地赞扬秘书长在联合国

五十周年前夕在联合国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纪念与庆祝的时刻,也是反省和评价的时刻。

波罗的海国家自1991年起开始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在多年被占领的期间,联合国在拉脱维亚却被看成是体现自由、人权、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原则等人类思想的独特的全球性国际机构。

我不会参与诋毁和批评联合国,因为联合国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相反,联合国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会员国的政治意志和寻求共同立场的决心起了作用。在批评联合国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对我们自己应该进行多少批评。

应该希望的是,冷战的结束终止了政治权力的平衡。然而,当今世界局势仍然使人想起历史的相似之处:集体安全、侵略者及其绥靖政策。活着的一代拉脱维亚人仍然记得1939年绥靖政策带来的后果。人们经常说今天的领导人不应该重犯过去的错误。最近建立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地区和卢旺达问题国际特设法院和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迫切需要使今天的领导人已经获得成功的这种想法不攻自破。

防止冲突办法,包括预防性外交和预防性部署,以及其他建立信任措施已经越来越重要。各方之间建立政治对话和国际社会早期采取行动是防止可能冲突的关键。

可以通过促进联合国的普遍性提高联合国作为解决冲突中心的地位。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军控和裁军进程需要全球化以及所有国家不仅口头表示而且实际参与裁军进程至关重要的说法。拉脱维亚曾经支持无条件和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希望明年将迈出另一个历史性新步子,缔结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近年来维持和平行动数目和复杂性急剧增加,每一行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经验,这些都需要采取新的维持和平新的做法。人道主义援助、人权以及经济和政治问题现在已成为维持和平的组成部分。经验表明,有必要将维持和平和执行行动分开。在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维持和平人员被看成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当的解决办法是联合国赋予愿意和有能力建立和平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明确规定的授权。

拉脱维亚承认各国都有责任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拉脱维亚准备随丹麦营一道参与前南斯拉夫地区恢复和平。为了维持和平的目的,波罗的海国家已组建波罗的海营,该营目前正在接受紧张的训练,准备未来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中发挥作用。我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支持建立和训练波罗的海营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北欧国家、联合王国和德国。

拉脱维亚坚决支持加强和改革联合国使之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努力。它承认,明确设想冷战后世界的模式仍然为时过早,而这一模式将最终决定必要的改革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把对联合国系统的改革视作一个必须随时保护联合国系统的稳定的长期、持续的进程。同时,有机会在无需对新的根本系统结构和程序作出永久承诺的情况下推进上述改革。

根据这些总的考虑,现在我想谈一谈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以及联合国系统的筹资问题。

安全理事会的运转必须继续向更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努力,同时维持其效力。安全理事会的扩大必须能加强小国在全球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尊重公平地域分配和冷战结束以后时期的新的地缘政治的现实。

鉴于对适当扩大安全理事会的需要已有普遍的认同,如果大会就此作出的决定不会迫使会员国对两个有争议的问题——安理会的构成和否决权的使用作出永久性承诺的话,大会就可立即作出适度扩大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拉脱维亚准备向大会的有关工作小组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联合国活动现有的筹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会员国的摊款以及自愿捐助。为执行大量增加的国际活动筹措资金方面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已经暴露了现有制度的局限性,在此制度下,国际活动不得不同得到更强的支持的国家活动进行竞争。

最近受人口和生活质量独立委员会的委托编制的关于在国际上同意执行的方案的革新性筹资机制的报告已经提出了一些研究和编纂与这些机制有关的资料的建议。

拉脱维亚将支持大会在本次第五十届会议上作出有关革新性筹资机制的资料并进行适当研究的决定。

革新性筹资机制是今后的事。即便那时,这些机制也不应代替现有的制度,尽管现有制度需要改善。通过完成对现有极不公平的经常预算分摊比额表的改革来加强联合国是一件涉及各国政府长远利益的事情。改革后的比额表必须遵循有同等人均收入的会员国应该承担大致相同人均水平的摊款的公平原则。

现有的不公平比额表是造成联合国目前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因为摊款过高的国家是相对较大未付会费数及上一年度的欠款的主因。

说明这种情况的例子是包括拉脱维亚在内的15个会员国的情况,大会在1992年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一项决定对这15个国家的会费摊派过高。1994年作出的第二个决定开始对过高的摊派进行逐步减少,使情况得到了一些好转。尽管如此,到1997年,这15个国家的摊款仍然比根据支付能力原则进行的摊派水平高出两倍。

尽管拉脱维亚认识到并努力履行根据主权平等原则承担的全部按时支付会费的义务,拉脱维亚也认为,现有的摊派没有尊重主权平等的原则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所有会员国的平等权利。尽管拉脱维亚在面临着困难的财政状况以及许多紧迫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需要的情况下仍尽了全力,过高的摊款仍然造成了不断增多的拖欠,这些拖欠现在看来可能会导致不得不在1996年1月开始执行《宪章》第19条的规定。这将迫使拉脱维亚向大会寻求援助。

在讨论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工作的时候,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讨论是有益的。他或她是否有保障?他或她是否有足够的食品?他或她是否有充足的生活条件以及发展其潜力的机会?

在当今的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联合国在消除贫困和疾病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进救济援助机构和方案之间的协调并消除重复工作现象将能够进一步改善这方面的工作。援助必须满足需要;联合国在对需要进行评估方面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

过去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召开了几次全球论坛会议,强调有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问题。在里约热内卢、维也纳、开罗、哥本哈根以及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会议已经初步制订了行动纲领。有人有时批评这种大型会议,说其开销大而具体成效小。但假如会员国都充分履行其作出的承诺,就无需进行这种批评。然而,每一个国家的实际财政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些承诺的履行。

尽管如此,拉脱维亚已经落实了《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的一项建议,即建立了国家人权办事处,并于今年年初开始了工作。拉脱维亚人权办事处是一个保护和促进人权的独立机构。

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人权是不容侵犯的,而且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我们准备继续履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建议,并敦促其他国家也履行这些建议。此外,我们认为,必须解决向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足够资金的问题。

如同人权一样,环境是拉脱维亚在目前纠正对拉脱维亚的占领造成的许多后果期间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在这方面,拉脱维亚正着手筹办一次关于裁军以及裁军与环境和发展之关系的国际会议。

拉脱维亚的发展——特别在社会领域——得到了1992年在里加成立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工作的极大支持。拉脱维亚政府同开发计划署进行充分的合作,并支持开发计划署的工作,同时准备提高这种合作的水平。

拉脱维亚把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工作视为高度优先事项,并认识到每一个会员国都有义务为这项工作作出贡献。我们重视并支持改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努力,并本着维持和推进其工作的精神,申请于1997-1999年期间加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在联合国五十周年之际思考联合国的未来,我谨引述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先生的话:

“建立本组织是为了不让你走进地狱。而不是为了把你送上天堂”。

让我们在展望联合国的未来时记住这些话。让我们对本组织作出必要的改革,并集中我们的政治意愿,以使我们能确保人类将永远稳固地立足于天堂和地狱之间,即立足于地球这个星球。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拉维代表团团长戴维·鲁巴迪里先生阁下发言。

鲁巴迪里先生(马拉维)(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主席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当选担任这个高级职务。马拉维政府和人民极其尊重他和他的伟大国家葡萄牙。在联合国纪念五十周年之际,他在这届重要的会议上被任命主持大会的审议工作,这无可置疑地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他的杰出品质的承认。我国代表团相信他将指导大会的审议工作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

同时,我谨向他的前任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表示敬意,在他任职期间,尽管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尽管联合国面临各种困难的限制因素,他仍以令钦佩的技巧、尊严和远见指导了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

今天不得不在教皇圣座之后发言确实非常困难,唯恐今天上午响彻整个大楼的那些话被人们忘记。我们马拉维人感到或许是我们的命运注定要安排在他后面发言。大会将回顾教皇谈到立国、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道德方面。大会还将记得他如何给予自由一词新的层次和含意,他说人类将坚持自由,无论是小自由还是大自由。大会还将记得他对人作为个人以及作为这个确实很小的星球上社会一员提出的道义上的责任。人们只要飞离我们称之为地球的这个小小的星球几英里,就会看到我们确实象在洞穴之间跑来跑去的小兔子。不过作为人类我们也与我们的造物主上帝相似。对我来说,今天下午我们在教皇圣座之后发言,似乎是一个机会来努力加强他今天上午留给我们的一切。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我想历史学家们将记住并记下它这为有三大现象的世纪。第一是建立了权力结构,表现在进行了这些伟大的试验:以资本主义和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试验,以及以为有着共同目的的社会制订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试验。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导致出现了本组织历史上前四十五年中支配着世界政治方式的现象:冷战。

教皇提到的第二大现象是欧洲列强从亚洲到非洲建立的帝国没落了,以及殖民地人民自豪地获得了独立。本世纪的第三个现象是种族主义,这可能是最令人痛心的现象。我们先是在南非看到这种现象,后来又看到它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时露出了狰狞面目。

这一幕最终在联合国五十周年之时落幕。让我们记住前殖民地国家如何欢欣鼓舞地作为本组织的会员国获得独立。是何种天才苏醒的想到、并后来建立了本组织?是何种理想主义支持了本组织?但阴影却笼罩着本组织的成长;现在在我们庆祝五十周年时,我们有点认识到或许冷战,那个铁幕,只是被大国假借所有人的民主、人权和正义之名用来维持权力平衡。

马拉维在表示这些想法时并不想显得忿忿不平;但即使在人的一生中,在五十岁时进行深刻反省也是重要的。三十年前马拉维同其他许多国家一道播下了自己的魔鬼的种子,这就是教皇所说的集权主义的图腾。终身总统制和一党专制产生了得到冷战大国利益集团支持的一系列独裁统治。

在改革敲响大门时,人类松了一口气。冷战已经结束。我们马拉维人没有被甩在后面。在曾被《非洲观察》描述为万籁俱寂的大地上出现了新的曙光。

去年马拉维在大会上站起来骄傲地宣布,一个人民不会永远被人对人的非人道行为所压制。由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次马拉维不是在争取自由,而是争取民主。1993年的公民投票以及1994年5月17日在这个世界机构及其他朋友监督下进行的普选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

今天,在一年零五个月之后,民主的四个方面正在马拉维生根。现在我们有着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当局以及一个多元化的议会,其中的最活跃、最能言善辩的反对党之一正在慢慢地学会复杂的辩论艺术和互让的艺术。此外,我们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它保护着法制的堡垒,而所有的人权都受到它的保护和促进,而且我们还有一种独立和自由的新闻媒介。

在应对最凶恶的蹂躏人命行为负责的三十年的独裁和专政之后,这四个方面的马拉维几乎都是新奇的事物。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崇拜英雄的病态现象是人们丧失其自尊而付出的代价。因此就有理由来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而这对马拉维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从死人的世界回到了活人的天地。

但是,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一获得新生的时刻,马拉维——可能还有其它一些国家——似乎已遭到了遗弃。难道这就是教皇当时所谈起的——那些小国——那些在经济或军事上有权力的小国?昔日的那些伟大的朋友,冷战时期的伟大的朋友,它们现在都在那里?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欢庆新的民主时,它们却袖手旁观地看着迄今被迫保持沉默而又受到凌辱的公民的骷髅正在顶着贫困、饥饿和疾病的狂风为忽隐忽现的民主之火添加柴火。在这种理解宇宙的更广泛的突破之中,我们应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之上,在纽约东河之滨有着一块土地,在那里人们可以聚集一堂来讨论种种问题——其中一些小如蚁冢,一些则是较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加德满都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一座称之为埃弗勒斯特峰的小丘,在那里小人国的人蚁可以爬上去而成为英雄!

在经过了三十年有学识的领导之后,我们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文盲率最高,债务最重,但自然风光最美,同时或许是最有资格接受一次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之一。

马拉维是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传染病已严重地影响了我国人口中年轻而活跃的部分,而这部分人口是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的发展活动的核心。我们赞扬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机构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些机构和我国政府一起正在积极地从事对付这一传染病的工作。

但是我或许应该补充的是,在北京举行的妇女大会首先至少对我们来说是突出了一整个问题,即力图理解人对人的责任的整个问题以及希望和生计的概念在承认妇女作用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在我国经济的70%、对人们爱护和照料的70%以及使一个国家受人敬佩的工作的70%都由妇女进行。

人们怎能理解那些造成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埋下如此多炸弹和地雷的人?他们如何想象妇女和儿童怀着新的

希望醒来,出去取水并在种植园耕作,结果却挨了炸,而炸他们的人理应更加关心的不该是玩弄这些武器——这种完全无意义的毁灭性武器?

直到最近为止,我国收容了莫桑比克内乱时来自该国的大量难民。难民的人数最多时超过100万,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因为自从当时交战的莫解阵线政府和抵运部队之间签订了和平协定之后难民正在返回家园。

但是,尽管目前难民正在遣返到莫桑比克,但是却留下了环境恶化的严重现象。砍伐森林、过度放牧以及运送救济品车辆毁坏道路,这些都是难民驻留造成的一些问题。

此外,马拉维正在收容来自非洲各地——来自卢旺达和索马里——的若干难民群体,尽管他们的人数还远不及来自邻国莫桑比克的兄弟姐妹的人数。

马拉维政府要在这个时候表示它衷心感谢并赞赏联合国系统特别是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捐赠国政府和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所提供的善意而宝贵的援助。

1992和1993年农作季节期间本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在1993和1994年略有恢复。自从那时以来,南部非洲的降雨量继续反复无常。几乎完全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马拉维的经济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造成了长期的粮食短缺。这个季节不见任何好转。我国再一次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而政府通过进口粮食主要是进口玉米予以对付。这是否是对我国民主的一场考验?一种民主,即使是一种古典希腊式的民主,能否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马拉维政府已宣布了减轻贫困的方案,以便对付它从前政权继承下来的长期贫困。减轻贫困方案谋求将在农村占大多数的穷人作为目标对象,使他们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现在已经设立了一个减轻贫困基金,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马拉维社会行动基金。方案采用的多部门的办法,其目标除了其它方面之外是促进教育和保健部门。在这方面,政府已实行了免费小学教育,并已努力增加学校的数目。

因此,我国政府要感谢联合国系统以及捐赠机构和私营部门特别是教会部门的许多其它机构在我们的发展努力之中提供了援助,因为如果马拉维的天主教主教们没有激励我们的勇气 and 希望,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发言,我是极权主义强加于我国的三十年流亡生活的产物。

因此,减轻贫困方案的成功是我们的希望和期望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容忍的精神已经为投资创造了一种十分有利的气氛。因此我们已经为未来的投资者打开了大门,让他们来探索并利用存在于旅游、灌溉、采矿和我国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其它各领域的种种机会。

马拉维感兴趣地注意着进行中的改革联合国体系的努力。我们特别倡导已经提出的各项有关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安全理事会的确是本组织的重要机构。因此,如此地位高的机构应该以负责和透明的方式运作是适当的。此外,马拉维支持旨在加强公平代表性从而反映现有国际政治格局以及联合国组成的措施。

在马拉维巩固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它高兴地注意到南部非洲区域其他地方已经不动摇地接受这种政治多元化和容忍的新的文化。更重要的是,长期受到内战破坏的国家或者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它们的误解。

马拉维欢迎安哥拉政府部队和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的作战人员在第三期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安核查团)的指导下复员。我们充分赞扬我们联合国在安哥拉正在发挥的宝贵作用。

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的种族隔离后的政府目前地位巩固。顺便提一句,我很高兴我可以正确地发音,因为不是“apartheid”而是“apart hate”——是分开和仇恨。“分开仇恨”的终结使南部非洲和平和合作的前景更加光明。因此马拉维吁请国际社会不动摇地支持该区域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以使它们不滑回无政府和专制主义状况。

马拉维政府对在西撒哈拉查明有资格投票者进展缓慢感到关切。我们赞赏联合国延长其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任务期限的努力,作为真正致力于解决这个长期问题的表。但是,应该注意到没有这一问题的

主要作用者的承诺,目前的努力将都无价值的。因此,我们吁请摩洛哥王国政府允许联合国特派团有行动自由,以便按时在1996年1月举行全民投票。

马拉维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对中非国家卢旺达无辜人民的可怕的大屠杀。但是,尽管继续存在种族紧张局势,联合国确保这个困难地区最终出现和平的努力没有动摇。为此目的,我国政府衷心地赞扬联合国卢旺达援助特派团(联卢援助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对它派遣了少数军事观察员,作为马拉维致力于恢复和平的表示。

卢旺达之外难民营的军事化使马拉维极为关切。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尽力制止所报道的武器流入难民营,并且呼吁卢旺达人民发挥政治成熟性,避免局势退化到过去的悲剧程度,特别是在联卢援助团任务期限于1995年12月9日期满时。

我国政府受到中东和平进程进展的鼓励。我们赞扬以色列政府以及巴勒斯坦国家权力机构领导人前进的勇气和决心。这两方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坚定的支持和赞扬,以确保反对和平进程的分子不能成功。

在另一方面,我们悔恨地看到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国家中发生的悲剧。无辜的平民在巴尔干区域战争胜负变化不定中受到最大的伤害。可以理解的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社会在解决该冲突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要求该区域的主要作用者与国际社会合作寻求该冲突的持久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希望,38度纬线两边的朝鲜人民将保持和加强接触,以打破这个分裂半岛统一中现存的僵局。

同样,我国政府赞成联合国作出任何努力,解决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问题,其方式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能接受。

在联合国庆祝存在五十年时,让我们充分地总结本组织自诞生以来的工作。让我们回顾走过的道路并且评估我们的成败,以便使我们以更大的活力和承诺进入21世纪。在我们继续坚持必要的灵活性以使本组织适应目前趋势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无视它所代表的理想。

最后,对于那些热爱和珍惜民主的人,为了使我们不忘记,让我们宣布,“尼亚萨兰”的名称曾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一度代表圣经的大卫和歌利亚,如果它被诞生,那么对于该地区来说圣经的故事会不同。当确定我国的边界再次开放,而且我们成为非洲母亲和世界的一部分时,我国总统巴基利·穆卢齐冲破已经成为监狱的令人窒息的马拉维,并且邀请世界来和我们共同庆祝。悄悄离开马拉维的沉默的马拉维人小心不对其他人谈起他们监狱般的国家内的监禁和死亡的痛苦,他们现在不只认为穆卢齐总统,而且认为该国人民自己是新的领导。如果这15个月的新马拉维对世界银行、疲劳的捐献国和怀疑的理论家们意义不大,请他们记住普林尼以下的智言:

“非洲总是出现某些新的东西。象周围的大海一样,它们神奇地出现在这个大陆上。忽视非洲自冒风险。”(普林尼长老,《自然历史》第七卷第77页)

同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恳求你们:听取在联合国社会问题首脑会议、联合国妇女问题首脑会议上和国际儿童年期间人们所说的话。没有建立在这三个重大事件之上的联合国,人类在21世纪和以后就没有希望。马拉维恳求世界巨人的理想和思想哺育的伟大国家不要抛弃载着所有人的船。没有人可以说“停止世界,我想下船。”

我代表马拉维人民感谢大会会员注意听取我的发言。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喀麦隆代表团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我们祝他在指导同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相巧合的本届历史性会议工作时一切顺利。我知道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我对他当选表示欢迎。

另外,主席还代表着葡萄牙这样一个友好国家,葡萄牙一直参与非洲事务并同喀麦隆分享我们的一部分历史:当葡萄牙人费尔南多·波在1472年登上几内亚海峡的海岸时,现杜阿拉市附近水域的丰富水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把这个地方称为“Rio dos Camaroes”——即虾河——喀麦隆由此得名。

我们还要对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履行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职责的方式向他表示赞赏。

最后,我们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保证,我们将不断支持他旨在使联合国能够实现其神圣宗旨的各项不懈努力。

大会本届会议同联合国五十周年巧合这个事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总结和表达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对和平、自由和进步深切期望的联合国已经成为一个各国不可或缺的集会场所。联合国的普遍性已使它成为管理世界秩序的理想论坛。

因此,纪念五十周年应该令整个国际社会都感到满意。它给我们提供了衡量自一开始所取得的进展和审议我们对联合国未来看法的一个机会。创建者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联合国时就已表明他们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

幸运的是,北方——这个曾经是历史上大多数重大冲突的中心——已成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地方,尽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充,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联盟之间的角逐并没有把国际社会拖入本来会封杀人类命运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意识到军备竞赛对世界构成的危险,联合国曾鼓励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无限延期,它还促进特别在非洲建立无核区和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它给多边裁军谈判提供了决定性动力。

令我们高兴的是,联合国在不断谋求和平过程中,已能在必要时使《宪章》适应现实,其方式包括制定维持和平行动的概念,这种行动已化解了许多冲突,并为对话和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8年9月29日,诺贝尔奖委员会通过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赞扬自1948年以来在全世界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五十多万男男女女的奉献精神 and 勇气。

尽管近年来维持和平行动的结果好坏参半,有人还指责维持和平行动耗费了联合国的大部分资源,损害了发展,

但必须承认,虽然道路并非总是十分平坦,但这些行动总的来说取得了积极结果。因此,《和平纲领》仍然是相关的,它必须继续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基础。

喀麦隆支持工作组的各项建议,即通过事先确定确切目标、干预的时限和执行所需资源来加强这些行动。同样,正如我一贯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必须通过提供必要手段来加强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以便使它们能够履行其维持和平任务。因此,我们欢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在一个充满多种形式和层面危机和冲突的大陆上,在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方面进行合作。

在次区域一级:这也适用于中美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在维持和平领域发挥的作用,该委员会应该得到支持,因为这个秘书长协助下创建的委员会使11个中非国家团结起来,这些国家都决定在其国家武装力量内设立专门部队,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主持下从事维持和平行动。喀麦隆相信,联合国将对现有这支由一万多名士兵组成的部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支部队可以成为和平使命的预备力量。

联合国的行动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领域是非殖民化。由于这项行动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许多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和主权,今天,它们已占联合国会员国的一半多。令非洲比任何其他大陆都更感到自豪的是,它坚定地促进了其自我完全解放的进程,随着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这个进程最近已经完成。

我要在此非常感激地忆及,正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喀麦隆在一开始作为德国殖民地、然后作为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一个领土、然后作为联合国托管领土后获得了主权。我们希望仍由外国管理的为数不多的领土将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以便使联合国到2000年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的目标得以实现。

联合国的功劳还有:促进人权、不断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以及在专门机构涵盖的所有领域取得的成就。

促进和保护人权特别是最易受害和最贫穷人民的人权是我们和联合国各种关切的核心。创建人权中心,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权会议和任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些都



使联合国能够关注全世界人权领域的进展情况,并坚持各国都必须遵守的某些原则。喀麦隆对此表示欢迎,并非常重视承认和尊重包括发展权在内的所有人权。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本组织在需要它的所有战线上都积极活动,为灾难、自然灾害和战争受害者提供援助。

现在,我想提及和欢迎联合国通过以下机构在这个领域中采取的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另一个问题,我想欢迎联合国在控制毒品祸害方面取得的进展。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是联合国和会员国在管制毒品和精神药物的生产、销售、需求和贩运,以及非法流通方面的协同努力的结果。喀麦隆承诺并邀请其他国家无保留地承诺支持《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便阻止毒品这一祸患。

我们想强调联合国作出了很大努力,以使国际社会注意到关于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的一些世界性会议。对这些问题的关切通过以下会议得到表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会议、日内瓦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开罗的人口与发展会议国际会议、哥本哈根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开罗的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以及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关于妇女问题,非常需要做的是,所有国家立即就北京会议的各项决定和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但是,我刚才提到的本组织的这些成功,可能并没有满足各国人民的期望。

首先,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本组织未能防止世界各地紧张根源和冲突的扩大。直到最近,它对前南斯拉夫、索马里和卢旺达发生的悲剧几乎无能为力。

在经济方面,本组织尽管宣布过4个联合国十年,但它未能成功地通过宣言、行动纲领和其他战备,以促成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和经济与社会发展。这方面的证明是,这些国家的条件仍然不利,为了再次出现增长,它们必须执行

结构调整政策,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社会负担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重大关切问题。此外,为避免它们的作用进一步减少,它们为加入世界贸易主流也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

发展主要是各国和各国人民本身的责任。虽然如此,喀麦隆认为,联合国由于它的普遍性,应该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帮助确保全球性团结精神和彼此依赖,以及促进所有国家的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停止以一成不变的悲观口吻,甚至是似乎末日来临的口气批评非洲。这种作法太熟悉了,他表明,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的大陆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但今天的非洲7亿居民,在2000年将达到8亿,并拥有大量的自然、人类、文化和精神财富,谁能认真把这样一整个大陆置于世界事件的边缘呢?在这方面,教皇在他最近对喀麦隆进行第二次访问时,在这个教会会议后发表的使徒劝诫中谈到非洲时,呼吁不应一概而论的谴责整个人口、整个国家、更不用说整个大陆。

非洲尽管存在它必须克服的严重困难,但它决心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它今天所经历的范围广泛的变化是一种新秩序的先导,其目的将是把本大陆纳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中。在我们的多数国家中,这个变化进程已经在产生结果。关于喀麦隆,我想在此强调,我们执行民主进程开始于保罗·比亚总统于1982年接管权利的时刻。在现在和今年年底之前,这个进程中将出现重大进展,将通过一项新宪法,允许喀麦隆公民更民主地参加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实现政府各权利机构之间的更好平衡。

我想提到我们的复兴和经济自由化措施对各个活动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喀麦隆享有粮食自给,并再次开始出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重新建立了主要领域中的宏观经济平衡。一句话,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最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协议证实了我国的可行性——如果它的可行性正需要证实。地位因此得到加强的我国正在扩大为加速经济复苏所采取的行动。

本组织正面临着历史的突然和意外的加速。从来也没有过这种强烈的动乱感。同样的问题在到处不断出现:未来的世界将变得毫无意义吗?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如何?本组织将在新秩序中发挥作用吗?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他是否有能力成为塑造这种新秩序的融炉?但归根结蒂,冷战的结束为我们带来了好天气。然而,很清楚,本组织

在成立50年后的今天需要分开新的一页。尽管如此,重新思考其作用、任务和职能也许是非常可取的,并不只是为了适应新形式,而且是为了适应各国人民对和平和福利的越来越大的和越来越强的愿望。不管怎么说,这是喀麦隆的愿望。

我们希望本组织承担这些责任,以便确保下一个一千年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

在这方面,联合国如何履行其责任,或者更恰当地说联合国各项使命的成功将取决于会员国的真正集体政治意志。

喀麦隆自己的意见是,目前关于改组安全理事会的想法将会有利于本组织的复兴。由于联合国的行动和国际社会的具体行动,在柬埔寨、中美洲、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和厄立特里亚进行的和平努力取得成功结果,这也有利本组织的复兴。在这方面,正在前南斯拉夫和中东发展的新外交协议无疑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因此,归根结蒂,没有理由不认为,那些冲突仍在进行的区域的各国人民也将在最近的将来同许多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和平。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喀麦隆感到,只有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和国际社会的集体意志相汇合,才能找到永久解决方法。

尽管困难阻碍了在维持和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行动,本组织的资产负债表——尽管不平衡——并不像有些人希望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糟糕。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给予国际社会一个理想的机会,考虑本组织所拥有的方法与手段,来完成确保所有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工作。

还必须将这一周年看作为一个重新强调并赞扬本组织丰富的普遍多样性的机会,这是一个重温我们对《宪章》的目标和理想作出保证和承诺的机会,我们必须将这个保证和承诺转变为加强集体行动的决心和能力,以使我们能够不辜负创始者的愿望,避免后世遭受痛苦、恐惧、贫困、苦难和各种不确定,以使我们能够坚定地沿着将战争工具转变为和平工具的道路前进。

就喀麦隆而言,我们愿意作出贡献。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穆罕默德·穆萨·谢哈姆先生阁下发言。

谢哈姆先生(吉布提)(以法语发言):联合国今天达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在本届大会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我相信,本届大会将极大地受益于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法律学者而具有的丰富经验。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佛雷塔斯·德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无疑将证明是富有成果的大会本届会议主席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们深深地感激埃马拉·埃希先生积极而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的确应该注意到,一些问题和改革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受到特别重视。

我们还要对秘书长开明而务实的领导表示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联合国的普遍性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我们许多人提供了让世界听到我们意见的机会。我们还要祝贺秘书长为维护并加强联合国在其和平、集体安全与发展工作中的作用作出了努力。

今天世界局势的特点是繁多的紧张温床——如果这有必要——它向我们表明联合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我们在即将进入一个无疑将证明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时代的时候分析我们遵守《宪章》及《宪章》所提出的理想时,这自然是我们反省的主题,当然也是一个我们思索的有益事项。

的确,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冷战的结束除去了这个世界所熟悉的结构和优先事项。世界各地所出现的新的危机难以理解,我们今天必须找到适当的反应方法,对此没有任何国家甚至区域能够单独和有效地予以处理。

受到长期压抑的民族特性爆发出来,国家解体,这些对国际社会都构成严重挑战,因而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今天世界的危机并不象冷战年代的危机那样具体。由于这些危机不在大国利益重点范围之内,因此采取行动的义务就落在联合国的肩上。然而,缺乏明确的任务加上资源不足尤其应对联合国发挥和平保障者新作用方面的表现负责。鉴于这些情况,早期介入常常姗姗来迟

便不足为奇。当联合国拥有必需资源和支持的时候,它便能取得值得称赞的结果。

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持续存在、政府及其结构的瓦解引起世界上内部冲突爆发。显然,为了消除这些冲突多方面的起因,简单地分开交战人员并终止战斗是不够的。只有在危机刚刚爆发之际就弄清这些原因并与之作斗争,我们才能够同针对平民百姓的公然暴力行为作斗争。我们只有随时准备坚定抵制不公正、侵略行为、不断侵犯人权和侵犯人民的行为,我们才不会注定看着历史一遍又一遍地重演。联合国最近的经历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任何经历比波斯尼亚的历史更为说明问题。

没有任何事情象波斯尼亚那样在国际社会引起义愤。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多项决议,重申波斯尼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一步确定不可允许以武力吞并领土,并谴责“种族清洗”,国际社会对塞族人所构成的挑战的反应始终犹豫而模糊不清的。这场战争在生命损失、苦难和物质破坏方面的代价,是十分可怕的。塞族的轰炸把指定的“安全区”变成庞大监狱。萨拉热窝迄今是塞族扼杀的最大受害者。

然而,斯雷布雷尼卡和泽帕“安全区”的陷落是大国在这一长期和血腥冲突中态度的转折点。这些种族灭绝行为无疑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蒙受的最大耻辱之一。轰炸和外交的联合效果,似乎消除了塞族在地面的主控,同时促进了和平的前景。此外,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近表现出的决心,联合国人员和人道主义运输队不再遭受塞族的袭击。就目前而言,侵略并未带来好处,塞族人似乎部分放弃了其肆无忌惮杀害平民的传统伎俩。总的来讲,局势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并给和平进程注入新的生命。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但和平对所有人都必须是持久和体面的。波斯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得到保护。同样,萨拉热窝必须保持为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的城市。

阿拉法特主席和拉宾总理于1993年9月的握手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我们不能不对最近的事件感到欢欣鼓舞。第二阶段的谈判导致于1995年9月28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塔巴协定》。我们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我们鼓励双方坚持努力以加速这些协定的执行。它们必须尽力控制极端

分子的暴力,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互信,这种互信无疑将促成持久和平。

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相互承认,为加强中东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并为整个地区开拓了贸易和经济潜力。这些是利益所在,任何一方,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不应低估这一新远景的重要性。

有时会对联合国在世界各地遏制敌对行动和解决争端的努力产生复杂的感情。在卢旺达危机期间缺乏资源以及没有任何确切的使命,有效地使联合国瘫痪和受挫。负责审判和起诉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成立,也被推迟。可以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对话,因为无可否认:必须将那些煽动、鼓励或犯下罪行送上法庭。此外,该国复原和重建的整个问题也未解决,因为在部署国际援助方面持续存在着内部紧张状况和拖延。一项艰巨的任务仍未完成,这不仅是遣返难民,而且是重建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包括住房、学校和医疗设施。

在很多方面,布隆迪的局势与卢旺达的局势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迄今已避免了全面的内战,但局势仍然极为激化。整个区域需要真正的和解。我们欢迎秘书长的努力,他正争取通过不断的接触、对话和对该地区的访问来解决这些复杂问题。他最近决定任命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组织一次全国会议来促进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和解与相互谅解,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

莫桑比克在经过几乎二十年的相互残杀和破坏性战争之后,今天继和平进程之后正准备开始国家重建的工作。我们应祝贺参加莫桑比克政治变革的各方一直遵循和平进程。莫桑比克以其经济复兴和发展的巨大潜力,会有一个了不起的未来,它应加以充分利用。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因这个国家而祝贺自己:给予了它及时的支持和大量的资源来支持和平进程。

在海地,军队拒绝遵守和平协定及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而坚持顽固立场,这使联合国除采取坚决行动外别无选择,开始是实行经济制裁,随后是进行国际干预。这使联合国得以在那里部署一个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国后,政治暴力和侵犯人权情况大大减少。现在已有一个确保人民安全、保障更多的政治参与和巩固民主的基础。

在卢萨卡进行的旨在恢复安哥拉和平的长期和艰难谈判中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一项有关全面停火和成立政府的协议。联合国在三个观察国的充分支持下在这些谈判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但进展是稳固和积极的。安哥拉的未来将取决于其人民缔造一种新的观念、一个新的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在利比里亚,联合国和该地区各国的决心已使当事各方之间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敌对行动将近结束,并将就停火问题进行谈判。一个月前达成的这项协议,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麻烦已经过去,但是我们终于有了成功的希望。利比里亚人民似乎决心结束这场漫长而具有破坏性的战争,国际社会有责任为促成这种等待已久的结局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大量的支持。

去年我们看到,当情况已经明了,索马里各方显然没有为了索马里人民的利益达成妥协的决心,联合国结束了在索马里的行动。索马里已经被遗忘。它现在正经受彻底的政治瘫痪的痛苦。索马里再次恢复过去的状况,陷入派别战争。必须帮助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开端,以创造更大的和平与稳定的希望。

我们必须指出,爆发一场新的内战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饥荒的幽灵已经出现。国际援助组织工作人员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是接受越来越不安全的状况,还是放弃该国任其陷入混乱。

我们希望,不论索马里的政治局势如何复杂和绝望,国际社会都不会放弃这一国家,并将继续为索马里提供必要的支助,特别是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我们还希望,我们的索马里兄弟能够找到走向智慧的道路,进行建设性谈判,结束索马里人民的苦难。

我国吉布提共和国在经济发展中继续面临苦难,这些苦难又因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加严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已超过我国人口25%以上。这对我国的基础设施、我国的医疗服务、住房部门以及教育和就业的压力已经超出我们能够应付的程度。近年来我国和邻国中所发生的内战,以及自然灾害-干旱和水灾-累积起来的影响,已经严重妨碍我国在发展领域中的努力。

一个和平与政治稳定的新时代已经在我国开始了,1994年12月签署和平协定以及1995年6月组成一个反映新局势的新政府之后,我国又重新恢复了和平绿洲的声誉。

实现和平后,我国没有任何过渡时间,就开始了重新整理我国的金融和经济的艰难进程。我国的金融和经济受到三年国内冲突和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后果的严重影响。

通过执行各种措施,其中包括严厉的预算限制,一个由政府提出并经议会批准的庞大的重建方案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开始。除了这些措施外,我们目前正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谈判,以便能够执行一个结构调整方案。此外,根据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决议,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社会成就,没有这些成就,就无法设想任何持久的发展。

在区域一级,吉布提仍在争取在所有领域建立一种合作的气氛。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和东非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国具有极大的潜力和资源,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和东南非共同市场是采取协调行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工具。

在国际舞台上,吉布提已经有成效和负责地履行了它在安全理事会中现在的任期,并感谢所有曾支持我国的国家。我国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之一,特别是在卢旺达和海地,吉布提的警察和武装部队目前正在这两个国家中服务。

同邻国一起,吉布提希望能够消除和克服本地区不稳定和冲突的后果。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联合国的工作常常被人误解。因为优先突出暂时减缓紧急局势的工作,发展危机常常被忽视。但是发展的任务并不是不迫切,恰恰相反,因为今天发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且和平、经济、环境、社会正义和民主是发展的各个方面。贫穷、失业和社会瓦解所造成的压力已经不再局限在个别国家的边界内,它们影响我们整个“全球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只有持续增长和持久发展才能制止这些问题。显然,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够单

独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即使表现最好的经济也会面临高失业率的问题,如果世界经济增长不足以吸收它们的生产。如果我们仅仅促进某些部门的增长而排斥其它部门,增长的结果不会起眼。

但是,使人最吃惊的是,尽管世界经济增长产生足够的资源,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地球上消除极端贫困的状况,但是贫困不仅还存在,而且继续加重。世界非常需要有一个引擎推动世界范围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曾发挥这样的作用,当时美国扩大了世界市场。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希望哪一个国家单独承担这一作用。同样,已经过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和机构现在正在妨碍投资,妨碍制订发展方案,妨碍增加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市场。

除了这一全球现实以外,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所面临的苦难有其独特性。秘书长本人最近称非洲的经济结构令人失望,即使在进行深入改革的国家。世界上48个最不发达国家,其中33个在非洲。这种状况造成许多结果,而且这些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最近爆发的种族冲突和内战是造成该地区的不稳定和多种贫困状况以及欠发展的重大因素。这些冲突已经迫使数百万人口到其它国家寻求避难,或者变成流离失所者。妇女和儿童的状况尤其悲惨。

非洲要获得真正的发展机会,就必须减轻沉重的外债负担,非洲大陆的长期债务总额达370亿美元,大约占“第三世界”所有国家所欠债务的一半。它们中几乎没有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

然而,非洲要想至少接近于实现《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纲领》所设想的国内总产值年均增长6%的目标,那么就需要大量的外来援助。就连我们中间已选择自由市场和稳定货币的非洲国家,也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私有化和平衡预算。

这一情况由于受到结构性调整方案和政治改革的冲击更加严重。它继续加剧国内压力和社会紧张状况。

在这一过渡时期,必须保持援助水平,因为这将促进稳定社会经济状况从而创造有利于自由体制的政治和社

会条件。没有这一援助,我们各国脆弱的经济很有可能在它们试图着手实施改革之前就已崩溃。然而,事实是,对现在从事这一努力的多数非洲国家而言,所有形式的资金和援助来源都在开始枯竭。

正如大会主席正确指出的那样,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过渡阶段,它仍然是“模糊、甚至是不明确”。(大会正式记录,第50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英文第19至20页)。

确定、理解和指定优先项目以及力图纠正其层面已发生巨大变化的问题的努力刚刚开始。的确具有启发性的是,大会主席在他的发言中告诉大会,将要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不能排除联合国,不能将它取代或完全废除。

因为联合国代表了一种工作概念,体现了全人类应该联合力量解决问题并改善其生活条件的思想。取代、削弱或排斥联合国将是对这一概念的抨击。

联合国,即一道努力的人类应该是世界能够实现持久的增长,并使我们的努力具有可信性与合理性的中心机构。和平与安全依然是重要的问题,但发展和经济与社会问题也十分重要。

联合国的结构应该反映现实,并真实地反映问题,从而有效地,专业性地加以处理。吉布提赞成对联合国的行动不断进行监督,以确定消除所有浪费,减少不必要费用的办法和手段。

然而,如果联合国不具备它运作所需的资源,那么它的职能和结构的改进证明是有限的。也许现在是设想联合国新的筹资办法的时候了。此外,在集体安全领域里极其需要在尊重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的同时扩大安全理事会,使它更加民主,更加透明。应该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对安理会的结构和职能定期进行审查。

总之,我们是联合国,联合国就是我们。我们一道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谨提醒各位成员,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五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奥尔布赖特夫人(以英语发言):我要对伊拉克代表团团长针对美国所说的话作一答复。我吃惊地听到伊拉克代表团谈论信誉。他们的所有行动表明,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对这个词的含意没有一点概念。

但是,既然他把信誉问题提了出来,就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在座的许多成员都记得,一年前伊拉克发言者在这里申明,伊拉克对其邻国的意图完全是和平的,但就在那个时刻,它把进攻部队开向科威特边界。

让我们讨论一下今天讲话的可信性,伊拉克发言中的几十句假话中,最显然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一个谎言,即“伊拉克充分意识到隐瞒有关过去武器计划的任何情况对它不利”(同上英文第37页)。

事实上,隐瞒这一情况是伊拉克政府从1991年至今天的一贯做法。伊拉克外长在今年早些时候几次访问纽约时向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成员保证说,伊拉克已向特别委员会交出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的所有文件。

在今年8月,伊拉克被迫承认特别委员会、美国和安理会多数成员一直相信的情况:伊拉克继续隐瞒有关这些计划的文件。

请让我提醒本机构伊拉克被迫透露的情况以及它的方案对其所有邻国是多么危险。伊拉克拥有一个在1990至91年制造核武器的速成计划;拥有武器化的活生物剂,包括致命的肉毒杆菌毒素和炭疽生物体,这是以前的战争中从未使用过的武器;它生产的化学武器数量及种类远远超过了其最初承认的数目;而且故意隐瞒这些文件以不被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发现,甚至在它声称已交出所有情报时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特委会有责任在核查彻底解散这些方案时更为细心和周全。

在持续奉行四年欺骗政策之后,伊拉克目前的声明在安全理事会没有可信性,在上次审查对伊拉克的制裁时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伊拉克正寻求将其无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情况变成它与美国之间的双边事务。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成员都不会同意我们今天听到的声明,即伊拉克已履行其在有关决议下所承担的义务。事实上,伊拉克仅满足了一项对它的要求,那就是它在作出承诺三年半以后承认了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边界。安全理事会的每个成员都坚持伊拉克必须充分履行其义务。安理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在伊拉克全面履行其义务之前不能取消制裁。

这不是美国的立场,而是联合国的立场。联合国的方案就是美国的方案:通过实施决议来实现伊拉克在行为上的改变。伊拉克继续拒绝归还其偷窃的科威特财产、说明失踪的科威特人的情况、结束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以及停止对这些公民的压迫,这表明它藐视联合国、缺乏和平意愿,也表明安全理事会无法相信伊拉克的承诺。将造成联合国对伊拉克另眼相看的是其行动而不是其言词。

我发现伊拉克代表团对建立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呼吁以及行动尤为不相称。事实上伊拉克是该区域唯一一个将生物武器部署在作战地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化学武器来镇压其本国平民的国家。美国致力于在中东建立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并准备同赞成这项目标的伙伴合作。伊拉克在加入这一伙伴关系之前还有很多路要走。

最近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制裁对伊拉克人民造成的影响。所以让我们明确指出:安全理事会,特别是美国比伊拉克政府更关心伊拉克普通人民的疾苦。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深深关注,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们才再次努力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986(1995)号决议。该决议为向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提供了一个公平、灵活且慷慨的机制。

伊拉克政府为什么拒绝这一合理帮助呢?我们不得不作出以下结论,即萨达姆侯赛因出于其无情和残忍的信念,认为通过维持伊拉克人民的痛苦状况,它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获得一些同情。尽管有今天的新闻报道,但我们仍没有理由相信巴格达会比以往更准备接受这一决议。

如果伊拉克政府想恢复其信誉,想让世界相信它为伊拉克人民所掉的眼泪不是虚假的,那就停止寻找借口并推

卸对其的指责。让伊拉克代表团在下次发言时宣布伊拉克已准备使用一些石油资源为其人民谋利,而不是用来增加其统治集团的个人财富。

伊拉克代表声明其已接受1991年通过的第687(1991)号决议的要求。但人们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对该决议的要求都非常清楚。所剩的只是伊拉克最终做它四年前就承诺要做的事情。

最后让我提醒伊拉克代表团,今天本机构聆听了一位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的宗教领袖所作的令人激动的发言,在这个时候,通过陈述全部事实而且只陈述事实来按照这位领袖及其他信仰的宗教领袖的言词做事就特别重要。

加利卜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在回答巴基斯坦代表团的答复时,我国代表团愿再次提醒国际社会注意阿富汗伊斯兰国外交部副部长在本届大会所作发言中谈到的问题。巴基斯坦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未能答复这些问题。我国代表团愿重申,除非和直到伊斯兰堡终止其军事干涉阿富汗内政之前,整个该地区的全面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状况仍将处于危险之中。巴基斯坦代表团所作的评论并没有解决某些确切的问题,如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特别是处间情报机构(ISI)——继续干涉阿富汗内政,巴基斯坦代表团对此并未明确否认;第二是关于塔利班集团组织方面的问题,如其兴起的地点,军事装备及开支,培训及规划以及所谓塔利班在受到远距离控制的情况下发动的猛攻。这一进攻得到了阿富汗西部巴基斯坦民兵侵略行径的支援。该被占领土是由一个名叫伊马姆上校的巴基斯坦人作为事实统治者进行管理的。这些问题在巴基斯坦的答复中也都被置之不理,而这些问题需要得到答复。

根据这些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指出,首先巴基斯坦代表团关于阿富汗国内情况的言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中管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并肯定此类关系的发展应该尊重平等权利和自决基础的坚定原则。而且,这些评论本身就增加了并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声明中所提供的证据。

巴基斯坦当局一直试图通过向世界社会传递错误信息和宣传其臆造的事情来掩盖其对阿富汗国内事务无可否认的干预,这已不是秘密。

我国代表团在结束时不得不说,巴基斯坦代表团所作的发言不仅表明了他们与反对派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其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该发言事实上听起来象反对派在国际论坛中的声音。

戈默索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针对今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外部部长的讲话做一发言。

在其声明中,伊拉克外交部长提出了熟悉的要求,即伊拉克的问题应归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归咎于维持在其无缘无故地入侵科威特之后对它实行制裁。

伊拉克的问题以及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是伊拉克政府而且也只是伊拉克政府的责任。即使在今天,该政权的行动正拖延并加剧着这些困难和痛苦。维持制裁谨慎是因为伊拉克未能实行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伊拉克外交部部长必须明白,这不谨慎是安全理事会中一个代表团的立场,而是很多其他代表团的立场,包括联合王国。

伊拉克在作了无数次的保证、表示它已经就过去的方案作了充分和最后的交代之后,最近又对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了承认,这就确实实地证明了安理会有必要继续非常审慎地行事。

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决议已满足了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最近通过的1995年第986号决议确保即使在制裁实施期间,伊拉克政权也能出售石油为其人民提供食品。伊拉克政府仍然拒绝实施这一决议,从而给本国人民继续带来痛苦。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不幸的是,大多数伊拉克人无法听到这个真相。

阿尔凯西先生(伊拉克)(以英语发言):我国外交部长在他的发言中指出他不想同美国代表进行争辩。她来到大会堂,表现出一付报复心理,现在她又要离开,跟在后面的是联合王国的代表,我国外交部长从未提到他的国家的名字,但他自告奋勇——这是他的自由决定——追随美国来维护安全理事会的立场。

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的立场并不是安全理事会的立场。他们自己决定代表安全理事会发表集体的、但很不幸有选择性的发言,对很多根本上对我们有利的事实避而不谈。

让我接过信誉的问题谈一谈。什么是信誉？信誉是一种道德价值，如果它是一种道德价值，那么大家都应该遵守。刚才发言的两位代表告诉大会说安全理事会1995年第986号决议是一种公平和灵活的办法，决议的通过是为了在制裁的架构内提供必要的照顾以满足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这本身就是承认作为一种架构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并没有注意就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作出规定，否则就不需要为此通过一项新的决议了。

真的如同美国代表说的那样这项决议仅仅是由出售石油为伊拉克人民提供食品吗？难道她忘记了为了他们分裂伊拉克和干涉伊拉克内政的计划获得成功而在那项决议中埋下的政治钉子吗？在这里又有什么信誉可谈？

谈到他们所谓的隐藏资料的问题，让我来再次谈一谈信誉。不管奥尔布赖特夫人说了些什么，我们发现的所有材料都交给了埃克乌斯大使。她谈到的核领域里的速成方案，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确认为是荒谬的，因为他们对此有所了解。他们借过去的方案、旧闻、以及全部都已交给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的资料煽动恐惧，在这里他们的信誉又何从谈起？如果他们还在乎信誉，他们为什么不在方便的时候等待这两个负责机构作出结论，然后带着这个结论到安全理事会去，这样安全理事会就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他们为什么自8月以来散布反对伊拉克的虚构故事？佩利特罗先生到几个首都去就伊拉克进行游说，其它国家受到拉拢来支持他们。有谎言说伊拉克部队正在集结以便进攻邻国。我要问这可信吗？

奥尔布赖特夫人表示，1991年和当前在安全理事会1991年第687号决议上都不存在什么混乱。然而，是谁在混淆安全理事会1991年第687号决议？该决议第21和第22段的意思完全一样，难道这不是美国的正式立场吗？是谁在利用没有任何规定基础的解释来美化这项决议呢。不是伊拉克；在这里，伊拉克是弱小的一方，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同安全理事会和其他人的各次接触中，一直被告知，“如果美国的立场如此如此，那么我们就采取如此如此的一步。”现在的看法却是，第22段无法执行，即使是特别委员会得出的肯定结论对伊拉克有利也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进入美国的选举年。奥尔布赖特夫人以为本大会堂里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大家都知道。这

就是信誉吗？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规则和《联合国宪章》，这是道德的吗？

我们反复呼吁进行对话，但是大会已听到了奥尔布赖特夫人和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他们不想进行对话。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对联合王国的代表说，他应该知道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看法是正是他的国家才是我们所有不幸的根源。

最后我要对奥尔布赖特夫人说，我们与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向前看，而她向后看继续纠缠过去。

巴巴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再次听到在对我国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作出回应时，阿富汗的代表作了完全不合理的发言。让我再次重申，巴基斯坦对阿富汗事业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阿富汗及其人民处于历史上非常困难的时期帮助他们。我们这样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我们接待了3.5百万阿富汗人，包括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继续对阿富汗人民抱有最大的同情，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有1.6百万人仍然生活在巴基斯坦的款待下，因为他们对喀布尔政权失去幻想。

我们理解也不欢迎失去了本国人民的支持后还抱住权力不放的这样一种政权所作的卑鄙指责。我们早些时候说过，我们对阿富汗不同派别没有偏爱，但我们关心该邻国的和平与稳定，和平与稳定足以能够使仍然滞留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体面地和有尊严地返回家园。只有阿富汗人民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再支持企图在一个少数民族裔的基础上统治国家的这种政权。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政权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因此，为了在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建立和平与和谐，喀布尔政权应该了解，只要尽快和尽早地交出政权就能让阿富汗人民选择一个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政府。同时，我们敦促阿富汗代表不要企图把一个信誉扫地的政权的恢心丧气转嫁到其他人身上去。

加利卜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将于下次在大会就巴基斯坦代表团的评论行使答辩权。

6时45分散会